

# 伪满洲国

第三部 直奉硝烟

杨大群◎著

# 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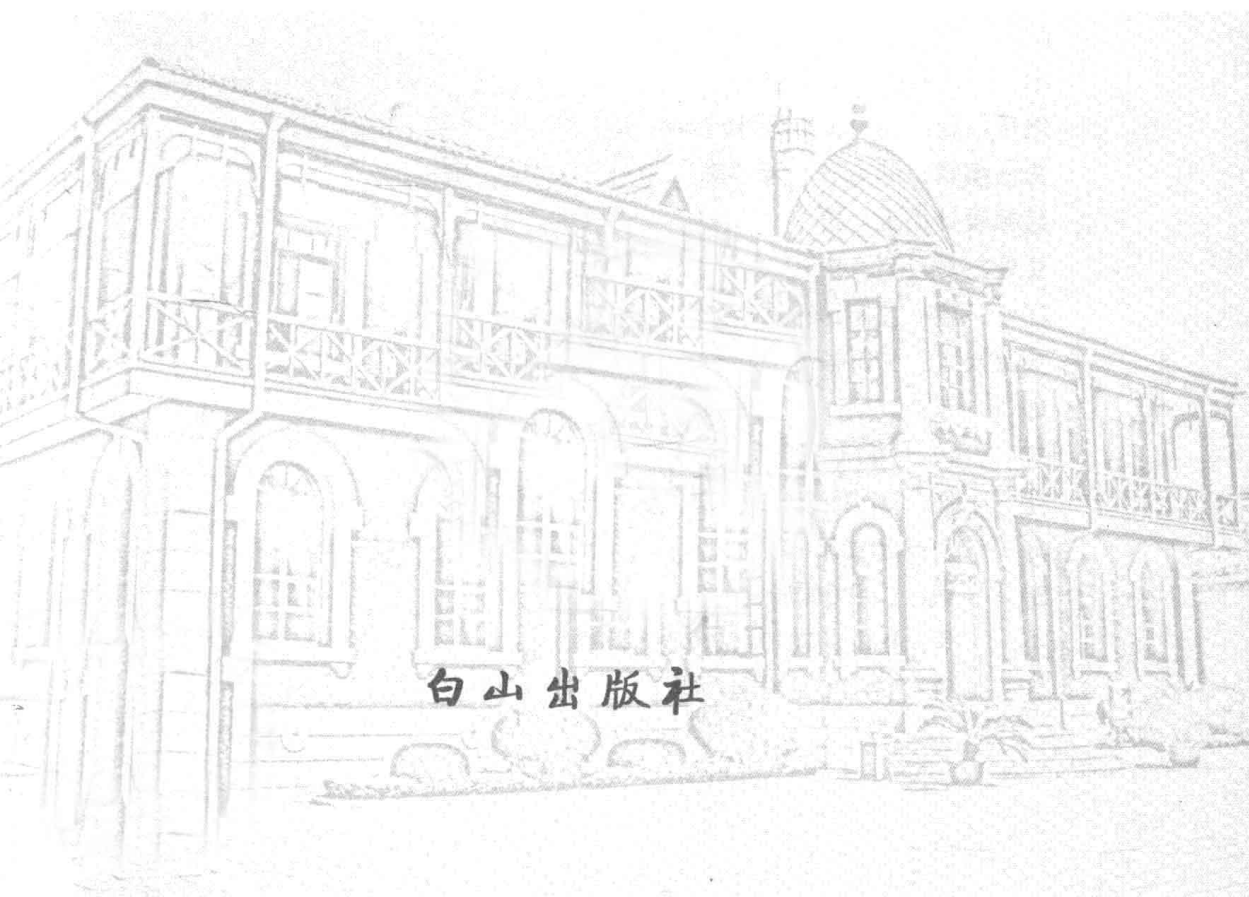
白山出版社



【伪满洲国演义】第三部

# 直奉硝烟

杨大群 著



白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直奉硝烟 / 杨大群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2. 6

( 伪满洲国演义; 3 )

ISBN 978-7-80687-826-2

I. ①直… II. ①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2 ) 第128138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邢志有 宋 杰

装帧设计: 王 婷

责任校对: 赵 中

印 刷: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687-826-2

定 价: 178.00元 ( 全六册 )

调寄《浪淘沙》

乱世起枭雄，耀武交锋，燕都直奉霸权争。硝烟蔽日逞外寇，祸患频生。

暗里布兵戎，狡狴东瀛，松辽血染恨难平。不使中华成一统，兴受欺凌。

# 目 录

第一回 ..... 一

关前门开后门自封司令

建空军建海军准备再战

第二回 ..... 三四

张作霖大青楼分兵布阵

吴佩孚四照堂遣将迎敌

第三回 ..... 五四

直奉战冯玉祥京城倒戈

紫禁城闹大婚溥仪出宫

第四回 ..... 七〇

孙中山仙逝天地同悲

张作霖耀武祸国殃民



第五回 ..... 九八

日军大演习欲染指中华  
松龄观军演谋倒戈张家

第六回 ..... 一一七

大正崩昭和立裕仁继位  
圣诞节少壮闹神久显身

第七回 ..... 一三三

裕仁皇布圈套步步设坎  
倒戈军遭阻击招招失利

第八回 ..... 一五一

郭松龄张学良决战新民  
反奉军讨逆军血流成河

第九回 ..... 一六五

赴日联姻蒋宋结秦晋  
东方会议群魔露杀机

第十回 ..... 一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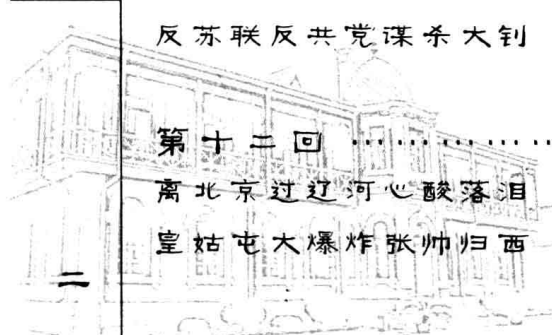
蒋介石建都南京图统一  
张作霖自封元帅闹京城

第十一回 ..... 二〇八

大连会北京会会会逼债  
反苏联反共党谋杀大钊

第十二回 ..... 二二七

离北京过辽河心酸落泪  
皇姑屯大爆炸张帅归西



# 第一回

## 关前门开后门自封司令 建空军建海军准备再战

话说这一天，张学良从外地回到奉天，张作霖下令把大帅府辕门关闭，全家不准动烟火，辕门前四丈高的大影壁墙后边，近卫一营全体官兵也都跟着不动烟火，院里连麻雀都赶跑了，因为看着烦，心憋气。张作霖他肚子里忍不住挨饿，“咕噜咕噜”闹得慌，就干脆喝几盅老白烧，喝的昏头涨脑的，一声声大骂吴佩孚小老儿。这样一闹腾，张学良只好找吴大舌头和杨宇霆来叫关相劝。

书中交代，上回说的是1922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亲日派政客梁士诒组织内阁，严重影响了英美及直系军阀的利益，引起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的混战。战争在京汉线长辛店、津浦线马厂一带进行。五月，奉军战败，六月，双方以榆关（山海关）为界，达成停战协议。从此，北京政府完全由直系军阀控制。你说，刚刚打了败仗，从关内退回关外，张作霖能不冒火吗？

张学良跷着脚跟，沿着木制楼梯慢慢往下走，刚走下楼梯，就被张作霖听见了脚步声，张作霖开始错觉地认为是五姨太给他送吃的来了，他猛地推开烟榻室的门，见是儿子张学良，满脸油汪汪的，不像挨饿的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大声骂道：“老子耳朵贼着呢，王八羔子，你感到咱爷们儿脸上光彩吗？你想去哪里盗洞去？不要去请人，憋他们几天，看看他们的气色。”

张学良一时真给父亲猜中噎住了，他见老爷子粗脖子涨脸正在气头



上，于是往后退一下身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打个停，说：“爹，儿子怕你气过劲头，气大伤身呀。”

“爹，是我叫汉卿去给你孙子买点吃食，孩子饿得嗷嗷叫。”于凤至在张学良身后说着。

“妈拉巴子的，吴佩孚小老儿还要管我的孙子饿不饿着。”张作霖的语音刚落地的工夫，五姨太闪进来。

“呦，大帅，给孩子们送吃食，也把大帅你的吃食备齐了。吴佩孚一个匹夫，还想饿我们张家人三辈儿呀。”只见五姨太挎着一个大食盒子，酒肉的香味馋得张作霖快流哈喇子了。

“小六子，你陪我喝上两盅。咱们爷们儿心比大辽河口宽多了，他吴佩孚小老儿敢跟咱们爷们儿撞脑壳，那还有好？”张作霖说着把手扬起来，对五姨太说：“把给孩子们吃食和菜分出去，我今天让学良他陪我喝酒浇浇愁。”

“我说老爷子，你可有什么愁呀！”五姨太边和于凤至给孩子们分菜边说。

“这道也是呀，我张作霖可有哪份子愁呢，喝个解闷酒吧。”他摆下手，和儿子张学良走进烟榻室，于凤至笑着把酒菜送进去。

“你心里装的巧机关多着呢，还有哪份子闷气儿。”五姨太说着，咧咧嘴儿，她知道，一提到孙子，老爷子一肚子气就从脑门儿冒出去了。

张作霖边走进烟榻室，边挥动着手说：“吃是吃，不过大门不许打开！”

张学良看着父亲脑盖上头发有些稀疏，眼角拉出鱼尾纹，但是步伐还算稳，很快就进到了烟榻室。爷儿俩这次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是平心静气地看着时局的发展。张学良给父亲挑了个烟泡儿，他自己也抽了个烟泡儿，他见父亲闭目睡了，才离开烟榻，他还是想去请人说说父亲，要在当前的局势里转过弯来。

吴大舌头来叫门，他也不例外，没有大帅下的命令进不了府内。他只好在卫兵室打电话：“大帅呀，我是老吴，要见大帅，来请安。”他美滋滋地甜嘴巴舌地说着。

张作霖第一声就听出是吴大舌头来了，可他却开口大骂：“啊，好你个吴老小子，找上门来了，是给我张作霖来下跪吗？”

“我是……我是吴俊升呀。大帅。”吴大舌头扯高嗓子喊叫着，“给——你——老——来——问——安的！”

“吴老小子，你在山海关是带着共产党来的？”张作霖信口开河净意儿地打岔。可是这么一说脑袋里突然刮了个旋风，在军粮城，他差点儿被吴佩孚活抓住，他大骂张景惠和张作相丢失主要阵地，当面狠劲地跺过脚，他猜疑吴俊升在热河大有按兵不动的行为，因为吴大舌头和吴佩孚还有冯玉祥他们都是山东老乡。不过，有一点他还没琢磨透，吴俊升被赶出山海关外时，北京曾下命令他为省长，这个吴俊升没有接受任命，反而亲自跑到山海关东泰栈去迎接他，身上连一把匣枪都没带。他想到这里，转念道，“看来，他眼下还没有对自己使绊子。管他君子小人，既然找上门来，还是和为贵。”

“大帅，我是吴俊升，你的把兄弟。”吴大舌头在电话里叫的可有甜劲了，他心里的小算盘也打得挺响。北京那个所谓的政府是蜡烛头子，见风一吹，不定哪天忽达一下就灭了，封他多大官也没有用。张作霖虽然退回关外，可他的元气没有灭，东北就是一个兵也没有了，胡子也多如牛毛，张作霖一招手都会跟他起来，他吴大舌头还是惹不起的。就算吴佩孚把张作霖打败了，东北胡子像柳树林子里的马蜂子，一窝接一窝安定不下来，再加上张作霖这些年没少借日本的债，谁接过这摊子，也得让债压死，也得围着小日本屁股后边打转悠，给日本人当牛做马，因此，他才到张作霖辕门叫板来了。

张作霖在电话里几乎是带着哭声喊：“秀峰，是你呀，我脑壳里一团糨糊，只要一听见姓吴的就以为是吴佩孚小老儿。快进来，我的好兄弟，你可想死老哥哥我了。”

把守辕门的卫队长赶快地打开大门，张作霖疯癫地跑出来，吴俊升赶紧迎上前去，扬着双手，边跑边喊：“大帅，别来幸福，一日不见三秋之感。”

张作霖对卫队长发脾气，吼道：“眼瞎了，吴大帅来了还不赶快地打开两扇大门。”他接住了吴大舌头的墩儿礼（吴差点不跪下了），和吴俊升拥抱在一起。

吴俊升一步门槛里一步门槛外，取出写好的“请罪书”，递到张作霖手上，说：“大帅，我有罪呀，我应该提上人头来见大帅，我本该和大帅

并肩开枪打死吴佩孚老儿。”

张作霖用眼睛一扫，见“请罪书”上的字像老蟑爬的，写着：大帅，吴俊升小子，心甘情愿，有福同当，有祸同受。我甘心为大哥牵马坠镫，钻柳毛甸子趴冰卧雪……“张作霖看到这里，把认罪书拍在桌子上说：“秀峰，你这是长吴老儿的志气，灭张作霖的威风，有咱哥们儿抱着膀子干，何愁吴佩孚不灭。”接着俩人抽大烟，大骂吴佩孚闹腾了一个时辰。

张作霖送走了吴俊升刚想迷糊睡一觉，又有人来叫门。他这几天都是亲自接电话，他在等日本奉天总领事馆的电话，等不来电话心里像着火一样急，有时拿起电话就开口骂：“哪个鬼？不给开门！我张作霖门下无败将。”

电话中传出：“大帅，我是杨宇霆，你的参谋长呀，何来败将呀。”

“是小六子把你搬来的吧？你也来叫关？”张作霖说完，叫杨宇霆快进来。

见了张作霖，杨宇霆很客气地说：“大帅，日本奉天总领事市川信也给我送来一封专信。”

“怎么，这个鬼子刚来不认我的大门槛了？他能带来个瘪屁。”张作霖从北京得到消息说，日本内阁表示在张作霖同其他军阀之争中保持中立。

“是这样，他们听说大帅闭辕门谢客，找上我了，我怕误了大帅的事儿，就急忙跑来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屁事？日本人属蚯蚓的，两头都是软脑袋，日本惹不起英美，支持吴佩孚老儿。”张作霖骂骂唧唧。

“是机密件。日本裕仁的亲笔信，总领事也不敢拆开。”

“啊！我的参谋长，你早说呀。”张作霖来了精神头。

张作霖两手都打哆嗦了，从杨宇霆手中接过信，拆开，里边是请他天黑过总领事馆面谈。他一下子生气了，说：“拿我张作霖当猴儿耍？我的屁股是金的，小小的总领事搬不动。”

“我的大帅，找上门来烧香，看出日本人还信你这尊佛，何况说是裕仁的信件。”杨宇霆这张巧嘴，能把蘑菇说成花朵。

张作霖看着对方说：“我这尊佛不好搬，日本要是搞什么中立我就把日本轰出东三省。”他看着杨宇霆，使劲地眨几下小眼睛，说：“走，去

喝上几盅子酒去。”

这是个漆黑的夜晚，张作霖坐在车里要司机别开灯，一直到了奉天三经街日本总领事馆门前才开灯，迅速地进了大门。张作霖的卫队跟进院内，枪弹上膛刀出鞘地警卫着。

市川信也在门前檐菊花灯下恭候着，向张作霖行九十度鞠躬礼，陪着走进客厅，让上座，看出他是个很谦恭的人，对他的翻译官都是先点头再说话：“阁下，裕仁殿下下的亲笔信看过了吧？”他说到裕仁摄政王殿下都是立正站着的。

张作霖心里不免有点儿敲鼓，他担心怕借款的事落空，他修建大炮的厂就开不成，就没法打败吴佩孚了。但还是白愣几下眼睛说：“你们殿下的信就是叫我到你这里来，没有说出个屁事。”

市川信也立刻回答说：“那是封邀请信，殿下下的圣意写在这里。请问，你有什么话要向殿下说吗？”他没有拿信，却把手伸向对方。

张作霖听明白了，他把手掌拍个响，说：“我是袖筒揣棒槌——直来直去的说，我向你们提过的哪些条件都能给我吗？”他拿起桌子上的笔，在摊开的手掌内写出“坐北朝南，永不变心”！张作霖心里话：“我张作霖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你把钱给我手里，我还管你是哪座庙的和尚。”

市川信也立正站着，从信封内抽出信瓤使劲地拍在张作霖的手心上，说：“阁下，请看！”说着很麻利地把信翻过来，上边写着“日满亲善永不变”！他心中的劲头都在那个“满”字上了，他猜中张作霖是解其奥秘的。张作霖随手铺开一张图纸，说：“阁下，这画得像蜘蛛网一样，我不看，有关修铁路的那档子事，请你找我的代表常荫槐先生办就行了。”

张作霖当天回到帅府，立刻给常荫槐打去电话，说：“你和日本谈修铁路那档子事时，要找财政厅要钱，钱不到手我不松口，别画押。”他前无头后无尾的电话，还没等对方回一句，就放下电话走进烟榻室抽大烟去了。

张作霖天天盼着从日本借款总算到手了，他拍着大腿高兴地说：“裕仁摄政王对我老张还真讲信用。”他立刻打电话把在北京军粮城抓住的那个吴佩孚炮兵军官邹作华请到帅府过端午节。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从吴佩孚

建关  
空前  
军门  
建开  
海后  
军门  
准自  
备封  
再司令

手里缴获的那几门重炮，费了很大的劲儿连炮带人开回奉天。后来他几次找邹作华当面训话：“你懂得指挥大炮，跟我干吧，我不会亏待你，给你大官当。你给我训练炮兵，你明白哪种炮劲大。我上次差不一点儿被小兔崽子吴佩孚的大炮打死。”他今天把邹作华请进帅府来吃粽子，把邹作华奉为上宾，连连地敬酒，他还亲手给剥粽子，说：“这五月节不同寻常，在老家辽河边上称这用芦苇叶包着黏米叫粽子，然后用马莲扎紧勒出三个尖尖角，我们给他起名叫‘包青天’，这可不是说黑脸包公的官府衙门。可以这么说，每年五月当柳树枝条上长出毛毛狗了，芦苇塘苇子叶子长长了，我们就要包打天下了，就不会遇见官府。我说的是想当年我们没成气候的那阵儿的老事儿，把粽子供奉在八仙桌子上，烧高香，点大蜡，对天对地磕响头，大当家的领着绉子里的人马团团地围着磕头，然后挑破手指肚把鲜血和公鸡血滴在盆里，每人喝上一大碗同心酒，大伙吃起粽子来齐声地说：‘天不怕来地不怕，就怕大家不合把。合了把，怕他个啥？金银财宝一齐拿。’大家伙的心要像这粽子似的抱成一团，黏黏糊糊地聚在一起，才能打倒对手，掏出老财主的财宝来。我们那阵万一被围困住，每人拔一棵大葱连泥带土往腰上一塞，这就能冲出包围圈去。”他说到这里，好像酒醒了些，明白他一个堂堂的大帅说这些不咸不淡的闲话干啥。他龇牙一笑，又说：“小伙子，那些往事就别提它了，如今本大帅就是官府大衙门头。你今天吃了本大帅给你剥的粽子，打起仗来要拿出全身劲头，用大炮轰，为咱们镇威军出大力气抖威风，等到炮厂竣工之后，咱们就有很多的大炮了，架满前线堑壕，给吴佩孚老小子尝尝炮弹的滋味儿。”壶内老龙口酒劲大，他说话的声越发高起来，不住嘴地大骂吴佩孚小老儿。

邹作华此刻感到这个大帅很朴实，当年的窝心话都能说出口。于是，笑着说：“我今后愿为大帅走上战场，不会变心，不怕生死二字。”他被张作霖亲自送出帅府。

张学良回家来吃粽子，弟弟妹妹们围上桌来。张作霖这阵已经喝得不知道火炕几个烟火洞子了，他先问儿子啥叫五月节，他又要大讲芦苇叶子的“包青天”的故事。

“汉卿哥哥，别听爹爹讲的‘包青天’粽子故事，要讲屈原投汨罗江吃爱国粽子的故事。”一群弟弟妹妹侄男侄女们齐声地嚷叫起来，像一群

张开嘴巴要吃食的小鸟。

张作霖看着这一群儿女眼仁儿都笑了，他一时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高兴，他一个劲儿地拍着巴掌说：“你们吃这么黏的粽子，还粘不住你们这群小老鸱崽子的嘴巴。”他眼睛还是盯着张学良看着，看出他是有事要找儿子谈。

张学良显然也是找父亲来谈事情的，伸手在弟弟妹妹们的头顶上摸着说：“喂，喂，等晚上月儿圆了，在游乐室里我给你们讲爱国大诗人屈原的故事，好吧？”他是有大事来找父亲的。“今天，不是八月十五的八月节，今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不吃月饼，是吃粽子。”孩子们一台一夯地喊叫起来。

这下子把于凤至给喊出来了，她知道张学良要脱身，她连着打手势一边递眼神儿。她拍着手儿甜甜地说：“立正！向右看齐！齐步走！目标游乐室，我给你们讲屈原大诗人的爱国故事。”她把孩子们哄走开了。

张学良小声地对于凤至说：“凤，我要找老人家弄钱，办所东北大学。”

于凤至一听很高兴地说：“办东北大学？太好了，老人家刚和炮兵邹教官一起吃粽子，心情我看挺好的，快进屋吧，准成功。”有的孩子耳朵尖把话听去了，一齐拍手说：“好哇，好哇，将来我们也要念东北大学，汉卿哥哥太好了。”

张学良这次真是火急地找上门来的，他知道父亲从日本借款到手了，他想在父亲高兴时，说出自己下决心要办东北大学的事情。

张作霖听见孩子们喊叫，他不知头尾地说：“你们还没有枪把子高念什么大学？都给我滚蛋。”把孩子们全吓跑了。

张学良见父亲精神头挺足兴，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找你老人家说一件事，咱们应该在奉天办一所东北大学，把借款投到这方面来。”

张作霖指着粽子说：“败家子儿，我要用大炮把吴佩孚炸死。大仇还未报就想开大学，养活一些白吃饱，倒过头来走上大街把你骂个狗血喷头，祖宗三代都给扯出肠子扒了皮。养狼也许能给你叼回一口肉吃，办大学，那是有钱扔到大辽河打水漂去。这借款是我热脸贴冷屁股弄到手的，你一扬手就白扔了。”

张学良听着父亲的臭骂，脸上仍然笑着说：“办大学是千秋大业的



事。东三省本来文化底子就薄，要提高全民族文化只有办大学。”

张作霖火气更大了，骂道：“什么叫文化？在北京我开过眼界，看到你说的文化了，你说的那些狗屁大学生，男的替清朝带孝还是学洋鬼子披着长发，女的光着两条大腿，男女在大街上还搂着抱着走。你说的这样的文化那要化到哪里算是一站？就算等你把大学办成了，咱们爷们儿脑瓜壳早叫吴佩孚老儿给砍下去了，到那时吃饺子我想都不知道香臭了。”接着一巴掌把一个粽子拍扁了，说出一大串教育眼前的儿子的话：“就说粽子是三个角，咱们奉军在北京打了那场败仗，奉军在我眼里就像这粽子，一个角是比仿你和我咱们爷们儿，打仗还得看父子兵。另一角就是我们的拜把子兄弟，有时能借上力气，但是有时还借不上心。再一个角就是眼下还跟着咱们走的那些人马。咱们一大步倒在老窝里，眼下怎么凝聚在一起还没有定盘星，我就像五马分尸一样，心不落贴儿。大家都吵嚷着说是要改革和促进，会不会把咱们爷们儿改进到土里去。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说‘文武齐努力’，可怎么个努力法？每个人心里都窝藏着一个心眼儿，可是一个心有多少个窟窿眼儿你知道吗？你寻思他们都和你每个眼都通气吗？谁心里都藏着一道隔壁墙，你跟我说，怎么防？”他又连着喝下肚三盅酒，他把鼻子尖都喝红了。

“这次我们又回到东三省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大家都能静下心来，来一次多智多谋地‘文武合议’，会使东三省今后有更大地长进。”张学良此刻对他父亲方才说的很多话并没有听进耳朵里去，近期有很多新思想萦绕在他的心头。

张作霖脑袋瓜子里还在被烧酒的劲儿搅混着，儿子开头说这些他根本就没有听进脑袋里去，可是被儿子话语中的“文武合议会”好像给重摔了一下。他坐在太师椅子上，从来都是把脚上的鞋甩掉，这会儿忽然好像脑袋里断了一根血管，从座位上猛地光着脚跳了起来，张嘴就开骂：“妈拉巴子，把你我咱们塞在哪个窟窿里去了？我已经把话透露给了杨宇霆了，‘文武合议’是两把刀子架在咱们爷们儿的脖子上，你还当香饽饽吃呢！咱们爷们儿不就是图把东北闹大发起来，再扒拉大发了往关内发展吗？咱们也不彪也不傻，哪能给哪些贼小子们拉套。不是我跟你说醉话，就是报了吴佩孚的仇，我也不会止住脚步的。”他又连着灌进几盅子酒。

张学良脸上涌上难看的颜色，声音也提高了，说：“咱们可有啥为自

已发展的，先有国还是先有家？国难要放在前头才报家仇嘛。你也为了当大总统呀？”

“你说啥狗屁不如的话？我要当皇上也不当那臭透腔了的大总统。”张作霖觉得话到这个份儿上，好像在儿子面前自己剥了自己的脸皮，把酒盅子抓起来使劲地往地上摔，发出“当啷啷”响声，跳了几个蹦儿，气得眼珠子快要掉出眼眶了，他嘴唇哆嗦着，两撮小胡子上下跳，他不知道骂啥话才解恨。

张学良这才感觉到此刻不应该和老爷子顶嘴，他听到老子连着骂他两个妈拉巴子，又摔了酒盅子，他感到这是何苦来的呢，急转身扭头就走，在门外遇见了五姨太，他也没心思搭言，一溜烟儿就走没影儿了。

五姨太是听见爷儿俩吵嘴才赶过来的。平日张学良不跟父亲顶嘴，他脸上带着惊恐慌张埋怨的眼神，“呀”了一声，说：“怎么把大帅气得这般程度，准是天大的事谈不拢说崩了。”他听听老爷子没有再骂下去，他知道这阵谁也别顶烟上了，憋住气过会儿就会好，他也没有进屋，悄悄地走了。

平日里张作霖对儿子学良是很喜欢的，有时当着姨太太们说：“小六子他娘去世早，我这个当爹的就多一份心思，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们帮我多照顾一下小六子。唉，他娘没有跟我享过大福。”可以说他对儿子是言听计从，有时他上来暴脾气出恶言相骂时，眼仁儿里也透出丝丝温情。何况张学良秉性质朴敦厚，聪明好学，张学良出的主意正当，他当外人常夸说：“小六子脾气顺人，不像我驴子脾气说翻脸就踢人。”这次是儿子挫伤了他的肺叶子，他才发出烧热了脑瓜门子的大火。

张作霖一时对外对内甚至对家里人发脾气，骂人摔东西，儿子张学良的话也听不入耳了，可他心里着实冒火。但他这些年来那胡子脾气还是改了很多，从眼前看，也是稳不下心神在胡闹，吵嚷找吴佩孚报仇，那确实是麻秸儿打狼吓唬自己的空话。不过，他也满脑子里琢磨要在近处下手，往长远看来，自己的刀把再长也没法去伸过长城割下他所叫骂的吴老儿的脑袋瓜子。他只有屁股坐稳东三省，把失败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先弄明白。而且要越快越好地压倒一切地先把奉军（镇威军）整起来，有了枪杆子才能报仇发家，再不打回北京城坐金銮殿，热屁都放不出来了。经过脑



海里过滤之后，他开始活动起来，东跑西颠，一步步铺开。先是把兄弟们稳住在槽子头上，又推出有福同享的老观念，把从直奉战争中抢夺来的金银珠宝，分成等级、分成堆儿、分成伙的分给大家，不然死了这么多大兵活着的人就要伤心了，再打仗谁给你卖命？拿大头儿的是张氏大帅府的儿女亲家，拿第二大头儿的当然是把兄弟，拿第三大头儿是为张家出力气儿的大小官员，拿第四大头儿的是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团，还有一份拿特大头的是裕仁摄政王了，那当然不是分金钱，而是送上从紫禁城皇宫里盗来的中国稀世珍宝。经过这些分红，有穿针的，也有引线的，许多人都被牢牢拉住。张作霖这一招确实挺高，一时风平浪静，说张大帅不是黑心人，看得出这的确收买了人心，帅府门前车马又喧哗起来。

张作霖看模样好像是看破红尘了，经常化装成道士、和尚，拜佛堂，念经文，摇签字，抽灵帖。而且把马大仙和刘小仙姑用马车从帅府后门拉进内院跳大神儿。尽管他磕头烧香，听信些神仙界的指点，可他还是一直等到了日本摄政王裕仁殿下肯定的回音。这个回音来得可不容易，日本内阁一些人耍尽了手腕，绕尽了花舌子，进行阻挠。说什么你张作霖同东三省和日本走的是啥关系？你借款是筑铁路还是建兵工厂？当初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本关东军对土地的要求，内阁对张作霖表示过不信任，最后张作霖松口了；关东军要在南满铁路保护地加宽设军卡、警察派出所，张作霖开始不答应，后来也松口了；日本外务大臣公开以个人的名义表示中立，还要张作霖和日本去找苏联政府就中东铁路问题进行三方面谈判，张作霖有点害怕苏联暂时没敢回音，最终张作霖把在东北修建铁路权让给了日本，才算解决了关于武器和军需品的要求。这些，都成为日本内阁阻止借款的理由，不过，在裕仁摄政王殿下支持下，张作霖终于把大笔借款弄到手，他欢天喜地，大请町野武马等顾问。这笔巨大的借款显然是张作霖出卖了东北三省的土地；出卖了东北劳工的血汗（贱价给日本修筑铁路）。当时，亲日分子中张作霖成了名副其实的手屈一指的人物。

张作霖钱拿到手之后说：“这是我张家靠面子弄来的钱，可以说是我张家的钱。只有我张作霖有权支配，一分钱也不能白白地扔掉，要丁是丁卯是卯地全部用在武装军队上，也就说用到我的镇威军的装备、供应、训练、指挥上。让我的镇威军厉害的枪声响遍全国。”张作霖有了日本人的